

吸毒容易戒毒難。縱使戒毒者暫時擺脫生理毒癮，但離開戒毒所後，如沒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，或者稍遇挫折，就很容易重回舊路。不少毒癮者明知毒品在透支他們的快感，哪怕之後是更大痛苦，卻容易再次吸毒。復吸其實是一個國際性難題，據統計，中國的復吸率高達90%，這一數據和美國近似，成績最佳的新加坡則有70%-80%。由於沒錢就不可能接受治療，毒癮者多渴望，國家可以將戒毒納入醫保或提供補貼。

■文/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 廣東報道



二之二

## 負罪感深重 怕連累父母

105房。瘦弱的四川女子阿麗坐在床上，右手拿着男士煙和打火機，兩條腿垂下來。右腳背還腫着，病態的腳趾蓋厚厚的黃黃的，似乎要掉了。去年，她因腹股溝長期注射毒品引起發炎，手術失敗，造成右腿殘疾。

阿麗的爸媽都是月薪1,000多元的清潔工。媽媽在KTV上夜班，凌晨兩點下班後，她去街頭撿兩小時垃圾，中午再出去撿。「來的時候，我的塑料袋裝着塑料瓶，放在門口。護士說垃圾扔到外面，我說不能丟，要賣錢的。一個月沒吃過肉，玉米、青菜和粥，就這樣吃一天。也不敢買多了，有時1.5元，有時0.5元。」如果是0.5元就買一根玉米給丈夫，如果是1.5元就買點綠豆或黃豆之類的東西丟在稀飯裡熬。

### 不想活下去 曾自殺獲救

老太太老淚縱橫，邊說邊哭，「我每天都是哭，24小時不知道什麼時候不哭。老頭子60歲了，你說我們還能活多久？」

但阿麗心裡充滿負罪感。她說，腿沒出事之前想過戒，出事後就不想戒了。她不願意拖累父母，害怕父母連養老的錢都沒有。她矛盾重重地說，「也許我死了，他們會難過一陣子；他們越對我好，我越難受，越不想活下去。」

她又一次考慮最殘酷也是最後的選擇——自殺。去年已自殺過一次，幸而獲救。她問弟弟，是不是自己死了就會好點。弟弟的回答是，你死了不會更好，如果戒不了去自殺的話，爸媽也活不下去，會跟着去死。



■魏先生在羅浮戒毒所內吃飯。剛打完排毒針，渾身冒汗，他有意不開空調加速排毒。

# 親情冷漠 遭歧視 復吸

## 病者：盼戒毒醫保獲補貼

走廊是羅浮山戒毒所病人們的公共討論空間，而能不能戒掉，永遠是焦點話題。記者本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在114房看到了患者間正進行一場爭論。

瑞祐長達20年未能戒掉毒癮，但提起兒子，他充滿了自豪與欣慰。兒子戒掉毒癮後，願同他來往的人非常多，「像老大一樣，還準備參選村幹部，挺有威信。」瑞祐自己則處境不妙，「老婆、兒子、兄弟都不理你。你哭不哭？」所以，他下決心要戒掉。

### 白粉控制思想難堅持

王先生接過話題說，「戒不掉的，是白粉控制了，不是你控制白粉。」為什麼不能控制自己？王用右手食指指著腦袋說，「白粉控制了我們的思想。」

王先生也是老白粉仔，家住河源市郊區，最佳戒毒成績為一年。他說主要是無聊，「一年365天，你都沒幹過活，每天無所事事。你怎麼戒？不吸幹嗎？」王先生吸毒耗資百萬，賣了一部車子和一套房子。他拍拍身邊的水泥柱子說，「我在家裡是這個，誰敢問我？」

羅浮山戒毒所所長何志軍表示，個人決心不夠堅強，無法脫離原來的毒友，缺少家人監管和社會歧視等，是戒毒者容易復吸的主要原因。而復吸率很高，也導致部分吸毒者和家屬對戒毒所不信任。其實，中國對毒品的生理脫癮技術方面已經非常好，至於復吸率很高則是一個國際性難題。

### 醫者：戒得一日得一日

何志軍說，「心裡有一種沉重感。你做醫生，不能老是看到他們復吸。」他的病人越來越多，以前一年三四百，現在1,000人左右。那麼，戒毒是不是一項徒勞的事業？何志軍自問自答說，減少需求是國家控毒的三大目標之一。假設一個戒毒所一年收治1,000人，每人每天少吸300元毒品，一年下來就超過1億元。而毒品是一個產業鏈，少吸毒就可以打擊相關鏈條。所以，他經常對病人說，「只要在戒毒所一天，少吸了毒品，你們就作出了貢獻。」

為什麼戒不掉心癮而復吸？大多數病人會將親情列為最難過的關口。在戒毒所的會議室，牆上張掛「家庭如何對待戒毒者」的宣傳畫，要求避免歧視。但絕大多數長期戒毒者的家庭內，似乎有一種無法逃避的悲劇氛圍。

本月25日11點半，深圳的張先生正在羅浮山戒毒所辦理出院手續，「家庭真的是很重要的因素。有朋友戒了八年十年還要吸，就是因為夫妻間出問題。」張生從1997年開始吸白粉，至今最成功的戒

毒紀錄為三年。理論上，已基本戒掉心癮。張生哽咽著說，復吸源於老父患上肺癌去世那年，「我爸爸對我很好，從不打罵我。他只是說，兒子，我也會死。」40多歲的張生突然失聲而泣，淚如泉湧，雙手蒙眼猶然捧不住淚水，淚水從掌心透過指縫沁出。

### 不獲信任出現逆反心態

惠州的李先生吸了戒，戒了吸，反反覆覆，戒毒十餘次。這樣的結果是，家人成為同住一個屋簷下的陌路人，「家裡人死心了，不理我，好像沒我這個兒子，自己也就破罐子破摔。」他最反感的是，就算明明沒吸，但是家人朋友就是保持偏見，所以乾脆又吸。

的確，不信任會帶來部分病人的逆反心態。張先生指著門診室外窗戶下的摩托說，「比如，騎著摩托出去被偷了，就是不相信，懷疑被賣掉用來吸毒了。」東莞大男孩小毛，又高又壯，擺動著套在粉紅T恤內的手臂，大聲地不耐煩地喊道，「家裡人老念！念得煩躁！就！又吸咯！！！」

吸毒都是自願的。戒毒之所以難，一方面，是自己的決心不夠；另一方面，是家庭缺乏監管和溫暖。看起來，似乎吸毒者是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何志軍表示，目前國際上基本形成共識，吸毒者是病人，也是受害者，應當和其他病人一樣平等對待，採取人性關懷的服務措施。相對強制戒毒來說，民間戒毒所不僅提供戒毒藥物，在活動上更為自由，對待病人也更為平等。

### 冀國家扶持民間戒毒所

羅浮山戒毒所是廣東最早的民間戒毒所。1994年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考察團對它大加讚賞。20年來，這裡已收治來自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港澳台和珠三角等城市近2.5萬人次戒毒病人。

創辦者陸生集團董事長劉小波對下屬表態，不管每年賠多少錢都得堅持做下去，能救多一人是一人。不過，何志軍表示，仍然希望國家能扶持民間戒毒所，廣東現有17家民間戒毒所只有四家發展較好。原因之一，就是雖有扶持政策卻未有效落實。

同時，何志軍希望，聽說有人討論戒毒納入醫保範圍，如果能夠出這個政策，對困難的戒毒者及其家庭會有莫大幫助。的確，本報查詢發現，2012年1月1日起浙江實施新的禁毒條例，將自願戒毒、社區戒毒、社區康復期間的戒毒診療費用納入醫保範圍。

6月15日，坐在戒毒所卡拉OK裡的廣州人張先生也特意向本報表達自己的願望。「我們是受害者，你以為我們想吸？戒一次5,000多元，很多人想戒，家裡沒錢啊。希望國家能補貼一半。」

## 朋輩傳染 子逼父戒毒

56歲的瑞祐，在兒子的甜蜜壓迫下主動戒毒。兒子表示，既然自己都戒了，為什麼父親就不行？如果他不同意，兒子就報警抓去強制戒毒。瑞祐不願意，表示強制戒毒兩年太久，三四個月還可接受。兒子提出，先進強制戒毒所再說，然後想辦法把父親提前撈出來。瑞祐說，相信兒子有能力搞掂，但強制戒毒所「不自由，還要幹活」。於是，瑞祐提出自願戒毒。

### 盼成功脫癮 重享家庭樂

瑞祐是惠州人，吸毒史長達21年。為了戒毒，他曾試圖換個環境離開原來的群體，去河源山區的朋友家小住半月，甚至一起參與種地割稻子。然而，回來以後，始終還是沒法脫離原來的圈子，「又吸兩口，就又復吸了。其實這東西吃人，真的很怕。」

反覆戒毒之中，一雙兒女的婚禮都差點錯過。2007年父子倆被強制戒毒，女兒婚禮，戒毒所只同意瑞祐一個人回家，「兒子哭了，心裡難過，打擊很大。」2008年9月，瑞祐又被抓去強制戒毒。這一次是兒子結婚，瑞祐又得以請假五天回家。次年，他第一次見到滿月的孫子，地點仍是在戒毒所。「希望這一次能戒掉，回去帶帶孫子。」



■一名剛入住的病人在打排毒針，腿部是注射毒品找不到血管亂扎後的累累傷痕。



■戒毒者非常需要家人的溫暖與信任，圖中為在東莞的湖南籍個子父親陪高的兒子來羅浮山戒毒。

## 一碗湯圓 四行熱淚

吸毒十餘年的鄭東（化名）也曾經自行戒毒，家人把門鎖嚴，一室一廳成了自己的鳥籠。毒癮來了，先是打哈欠，接着涕泗交流，然後是最難控制的折磨——痛癢！鄭東以為可以扛過去，鼓勵自己堅持再堅持。沒多久，腦袋裡又想起了白粉，把原來藏過毒的地方全部翻了一遍。一無所獲之後，低聲嘶叫，翻滾，砸門，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」

人們常說犯癮的時候就像萬蟻噬骨。鄭東說，這種解釋還是輕的。那種感覺像一把刀在骨頭上割來割去，力道不大，但深入骨髓。鄭東用長長的指甲往手上、腳上、胸前抓出無數條紅線，直到破了，流血了，可是還想抓，恨不得得頭就露在外面。

### 滿身留下抓傷疤痕

即使身上佈滿了抓傷留下的疤痕，鄭東也無法自行戒斷，最終選擇了戒毒所。鄭東喜歡吃湯圓，有一次聽說兒子想吃了，母親親手做好從湛江帶來。到了戒毒所已晚上9點多，湯圓

卻在途中丟了。母親執意要給他煮一碗湯圓，但周圍買不到。

何志軍知道後，駕車到外面去找，轉了一家又一家也沒有結果。於是，他動員廚房趕做湯圓，一個小時後，把這碗熱氣騰騰的湯圓端給母親。鄭東回憶說，母親的眼淚嘩嘩地掉在了盛滿湯圓的碗裡，而他也流着眼淚吃完這碗湯圓。

■羅浮山戒毒所醫生辦公室內的千紙鶴寄託着美好的願望。

